

诗囚

孟郊论稿

戴建业著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Dai Jianye

诗囚

孟郊论稿

戴建业 著

贵州师范学院内部使用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诗囚：孟郊论稿 / 戴建业著.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9
ISBN 978-7-5321-7233-7

I. ①诗… II. ①戴… III. ①孟郊 (751-814) - 唐诗- 诗歌研究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09192号

出版人：陈 徽
责任编辑：陈 蔡
特约编辑：段 冶
封面设计：陆 震

书 名：诗囚：孟郊论稿
作 者：戴建业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地 址：上海市绍兴路7号 200020
发 行：果麦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北京文昌阁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660mm×960mm 1/16
印 张：15.75
字 数：166千字
印 次：2019年8月第1版 2019年10月第4次印刷
印 数：20,001—25,000
I S B N：978-7-5321-7233-7 / I · 5766
定 价：52.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联系021—64386496调换。

“何曾料到”与“未曾做到”

——写在九卷本“戴建业作品集”出版之前

三年前，我出过一套五卷本的作品系列，书肆上对这套书反响热烈，其中有些书很快便一印再印，连《澄明之境：陶渊明新论》这种学术专著也居于图书畅销榜前列。今年果麦文化联合上海文艺出版社，慨然为我推出九卷本的“戴建业作品集”，它比我所有已出的著作，选文更严，校对更精，装帧更美。

时下人们常常嘲笑说，教授们的专著只有两个读者——责编和作者。我的学术著作竟然能成为畅销书，已让我大感意外；即将出版的这套“戴建业作品集”，多家文化出版机构竞相争取版权，更让我喜出望外。

我的一生有点像坐过山车。

中学时期我最喜欢的是数学，在1973年那个特殊岁月，我高中母校夫子河中学竟然举办了一次数学竞赛，我在这场两千多名高中

同学参与的竞赛中进入了前三名。一个荒唐机缘让我尝到了“当诗人”的“甜头”，于是立下宏志要当一名诗人。1977年考上大学并如愿读中文系后，我才发现“当诗人”的念头纯属头脑发昏，自己的志趣既不在当诗人，自己的才能也当不了诗人。转到数学系的希望落空后，只好硬着头皮读完了中文系，毕业前又因一时心血来潮，误打误撞考上了唐宋文学方向的研究生。何曾料到，一个中学时代的“理科男”，如今却成了教古代文学的老先生，一辈子与古代诗歌有割不断的缘分。

从小我就调皮顽劣，说话总是口无遮拦，因“说话没个正经”，没少挨父母打骂。先父尤其觉得男孩应当沉稳庄重，“正言厉色”是他长期给我和弟弟做的“示范”表情，一见我嘻嘻哈哈地开玩笑就骂我“轻佻”。何曾料到这种说话方式，后来被我的学生和网友热捧为“幽默机智”。

我长期为不会讲普通话而苦恼，读大学和研究生时，我的方音一直是室友们的笑料，走上大学讲坛后因不会讲普通话，差点被校方转岗去“搞行政”。何曾料到，如今“戴建业口音”上了热搜榜，网上还不断出现“戴建业口音”模仿秀。

1985年元月，研究生毕业回到母校华中师范大学后，为了弄懂罗素的数理逻辑，我还去自学高等数学《集合论》。这本书让我彻底清醒，不是所有专业都能“从头再来”，三十而后再去读数学已无可能。年龄越大就越是明白自己的本分，从此便不再想入非非，又重新回到读研究生时的那种生活状态：每天早晨不是背古诗文便是背

英文，早餐后不是上课就是读书作文，有时也翻译一点英文小品，这二十多年时光我过得充实而又平静。近十几年来外面的风声雨声使我常怀愤愤，从2011年至2013年底，在三年时间里我写了四百多篇文化随笔和社会评论，因此获得网易“2012年度十大博客（文化历史类）”称号。澳门大学教授施议对先生、《文艺研究》总编方宁先生，先后热心为我联系境外和境内出版社。当年写这些杂文随笔，只想发一点牢骚，说几句真话，何曾料到，这些文章在海内外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博得“十大博客”的美名，并在学术论文论著之外，出版了系列杂文随笔集。

或许是命运的善意捉弄，或许是命运对我一向偏心，我的短处常常能“转劣为优”，兴之所至又往往能“歪打正着”，陷入困境更屡屡能“遇难成祥”。大学毕业三十周年时，我没日没夜地写下两万多字的长篇纪念文章，标题就叫《碰巧——大学毕业三十周年随感》。的确，我的一生处处都像在“碰巧”。也许是由于缺少人生的定力，我一生都在命运之舟上沉浮，从来都没有掌握过自己的命运，因而从不去做什么人生规划，觉得“人生规划”就是“人生鬼话”。

说完了我这个人，再来说说我这套作品。

这套“戴建业作品集”由三部分组成：六本学术专著和论文集，两本文学史论，一本文化社会随笔。除海外出版的随笔集未能收录，有些随笔杂文暂不便选录，已出版的少数随笔集版权尚未到期，另有一本随笔集刚签给了他家出版社，部分文献学笔记和半成品来不及整理，有些论文和随笔不太满意，有些学术论文尚未发表，业已

发表的文章和出版的专著，只要不涉及版权纠纷，自己又不觉得过于丢脸，大都收进了这套作品集中。

每本书的缘起、特点与缺憾，在各书前的自序或书后的后记都有所交代，这里只谈谈自己对学术著述与随笔写作的期许。

就兴趣而言，我最喜欢六朝文学和唐宋诗词，教学上主要讲六朝文学与唐代文学，学术上用力最多的是六朝文学，至于老子的专著与庄子的论文，都是当年为了弄懂魏晋玄学的副产品，写文献学论文则是我带博士生以后的事情。文学研究不仅应面对作品，最后还应该落实到作品，离开了作品便“口说无凭”，哪怕说得再天花乱坠，也只是瞎说一气或言不及义。我在《澄明之境：陶渊明新论》初版后记中说过：“古代文学研究的真正突破应当表现为：对伟大的作家、伟大的作品、重要的文学现象、著名的文学流派和社团，提供了比过去更全面的认识、更深刻的理解，并做出更周详的阐释、更缜密的论述。从伟大的作家身上不仅能见出我们民族文学艺术的承传，而且还可看到我们民族审美趣味的新变；他们不仅创造了永恒的艺术典范，而且表现了某一历史时期精神生活的主流，更体现了我们民族在那一历史时期对生命体验的深度。”虽心有所向，但力有未逮，研究伟大作家和伟大作品，既需要相应的才气，也需要相应的功力，可惜这两样我都不具备。

差可自慰的是，我能力不强但态度好，不管是一本论著还是一篇论文，我都希望能写出点新意，并尽力使新意言之成理，即使行文也切记柳子厚的告诫，决不出之以“怠心”和“昏气”，力求述学

语言准确而又优美。

对于文化随笔和社会评论，我没有许多专家教授的那种“傲慢与偏见”。论文论著必须“一本正经”，而随笔杂文可以“不衫不履”；论文论著可以在官方那里“领到工分”，而随笔杂文却不算“科研成果”。因此，许多人从随笔杂文的“无用”，推断出随笔杂文“好写”。殊不知，写学术论文固然少不得才学识，写杂文随笔则除了才学识之外，“还”得有或“更”得有情与趣。仅仅从文章技巧来看，学术论文的章法几乎是“千篇一律”，随笔杂文的章法则要求篇篇出奇，只要有几篇章法上连续重复，读者马上就会掉头而去。

我试图把社会事件和文化事件视为一个文本，并从一个独特的文化视角进行审视，尽可能见人之所不曾见，言人之所未尝言。如几个月前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念错字引起网络风波，我连夜写下一万两千多字的长文《“鸿鹄之志”与网络狂欢——一个审视社会心理的窗口》，在见识的深度之外，还想追求点笔墨趣味。近几年我从没有中断过随笔杂文的写作，只是藏在抽屉里自娱自乐，倒不是因为胡说八道而害怕见人，恰是因文章水平偏低而羞于露脸，像上面这篇杂文仅给个别好友看过，没有收进任何一本随笔集里。

我一生都对自己的期望值不高，“何曾料到”最后结局是如此之好，而我对自己的文章倒是悬的较高，可我的水平又往往“未曾做到”。因此，我的人生使我惊喜连连，而我的文章却留下无穷遗憾。

自从我讲课的视频在网上广为流传以来，无论在路上还是在车上，无论是在武汉还是在外地，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地不分南北，

人不分老幼，总有粉丝要求与我合影留念。过去许多读者喜欢看我的文章，现在是许多粉丝喜欢听我讲课。其实，相比于在课堂上授课，我更喜欢在书斋中写作，我写的也许比我讲的更为有趣。

我赶上了互联网的好时代，让我的文章和声音传遍了大江南北；我遇到了许多好师友好同事，遇到了许多好同学好学生，遇到了许多好粉丝好网友，还遇到了许多文化出版界的好朋友，让我有良好的成长、学习和工作环境。我报答他们唯一的办法，是加倍地努力，加倍地认真，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录下更多更好的课程，以不负师友，不负此生！

戴建业

2019年4月15日

剑桥铭邸枫雅居

目录

序	001
引 言	006
第一章 孟郊：一个痛苦的存在 ——论孟郊的精神生活	011
第二章 气直·情真 ——论孟郊对诗之真的认识	043
第三章 峭激的诗情与浓郁的理趣 ——论孟郊的艺术个性	068
第四章 奇崛·冷峻·苦涩 ——论孟郊的诗歌风格	089
第五章 淡而浓·瘦而腴·朴而巧 ——论孟诗语言的审美特征	114

第六章 “诗骨耸东野，诗涛涌退之” ——韩孟诗风比较片论	141
第七章 “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 ——论孟郊的言贫诗	164
第八章 社会的投影与心灵的写真 ——论孟郊的山水诗	187
第九章 “身死声名在，多应万古传” ——论孟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207
附录：主要参考书目	228
初版后记	232
再版后记	236
第三版后记	238

序

建业读研究生时攻唐宋文学，并选孟郊诗作毕业论文，写成《孟诗论稿》一册。我读了很感兴趣，觉得既全面又细密，有助于了解和欣赏东野其人其诗。

孟郊（东野）的诗，今存四百四十多首。他和贾岛齐名并称，影响中国后世诗歌，同是既深且远。历代诗歌流派的大浪洪峰，淘去了许多名诗人、大诗家的面影，但孟郊的声音和风貌是淘不掉的。他的诗格不必靠名句、巧对知识，他的气味、骨相是靠那瘦硬和沉潜的精魂使人一接近就知道的。诗家称“郊岛”，实际上，郊可摄岛。《长江集》有《投孟郊》一首，比郊为如来佛，直指心传，不从文字入（自“我知雪山子，谒彼偈句空”以下，“叙语谁君师，诂言无吾宗。余求履其迹，君曰可但攻。啜波肠易饱，揖险神难从”，不啻说，郊向自己传授心法）。据此可知孟郊是中唐诗坛一大派的领袖。韩愈名位高，文学成就方面较多，所以论中唐诗者推韩孟，以韩为首，而孟郊实开风气之先。

再从唐代诗风流变看，唐诗大致重粉泽，应试及交际是它的根源。李、杜虽不由科举出身，亦难逃风气。经天宝之乱，元结感激，《篋中集》不录近体。孟郊承之，力背时流，唐诗始脱于试帖习气。

韩愈响应，加以怪变（“险语破鬼胆”“百怪入我肠”），一时才士应和，卢仝、张籍、李贺、刘叉，加以郊、岛，蔚为大国。然郊、岛特立，奄有诸君。比而论之，退之尚有应酬语，如《长安交游者一首赠孟郊》，蒋抱玄评曰“意调大率浅露，殆信口为之耳”，是其一例。《送俱文珍》亦多见诋谏。此种正坐应酬，本不必以诗论。至于孟东野诗，论奇则“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借车》），胜玉川子长篇；论巧喻，则“似开孤月口，能说落星心”（《晓鹤》，字从东坡，题从集，东坡作《闻角》），殆过长吉。综观全集，摆落涂饰，直披心相，殆所谓“大巧若拙，大辩若讷”。下字避熟俗如蛇蝎，近启浪仙，远裔山谷。若疑其不能作直寻胜语，观与退之《莎栅联句》：

冰溪时咽绝，风枥方轩举（韩愈）。

此处不断肠，定知无断处（孟郊）。

如赤手缚龙蛇，岂“苦吟”所能尽！

到宋朝，苏子瞻崇敬退之，憎恶东野，断言“要当斗僧清，未足当韩豪”（《读孟郊二首》之一）。又《祭柳子玉文》云：“元轻白俗，郊寒岛瘦。”元白且置。说“郊寒”，意思恐怕是指孟郊诗骨多肉少。这好像论书法，东坡喜肥，反对少陵的“书贵瘦硬”论。亦如看花，何必海棠，“寒梅”亦是至上标格。——我们不必为东野担心，东坡自己在第二首中把话又说回来了：“尚爱铜斗歌，鄙俚颇近古。”好

了，我们且引铜斗歌来念一番，借此替东野恢复身价也好。这是《孟东野诗集》中的《送淡公十二首》的第三首，现依东坡诗意录五首如下：

铜斗饮江酒，手拍铜斗歌。侬是拍浪儿，饮则拜浪婆。
脚踏小舡头，独速无短莎（亦作“舞短莎”）。笑伊渔阳操，
空恃文章多。闲倚青竹竿，白日奈我何。

——《送淡公十二首》其三

短蓑不怕雨，白鹭相争飞。短楫画菰蒲，斗作豪横归。
笑伊水健儿，浪战求光辉。不如竹枝弓，射鸭无是非。

——其四

射鸭复射鸭，鸭惊菰蒲头。鸳鸯亦零落，彩色难相求。
侬是清浪儿，每踏清浪游。笑伊乡贡郎，踏土称风流。如
何非角翁，至死不裹头。

——其五

师得天文章，所以相知怀。数年伊雒同，一旦江湖乖。
江湖有故庄，小女啼啾啾。我忧未相识，乳养难和谐。幸
以片佛衣，诱之令看斋。斋中百福言，催促西归来。

——其六

诗人苦为诗，不如脱空飞。一生空鹭气，非谏复非讥。
脱枯挂寒枝，弃如一唾微。一步一步乞，半片半片衣。倚
诗为活计，从古多无肥。诗饥老不怨，劳师泪霏霏。

——十二

这种诗，既放又拙，却无所谓“寒”。其他如此风采的不少，如《看花五首》，现录第二首：

芍药谁为壻？人人不敢来。唯应诗待老，日日殷勤开。玉立无
气力，春凝且徘徊。将何谢青春，痛饮一百杯。（第三句“诗待老”，
明弘治刻本作“待诗老”。）

读这种诗，便知东坡的“郊寒”之说太粗疏太随意。又如山水诗，
显见是步趋谢客的，却仍是东野声口，也非“寒”。

一千多年过去了，知东野的仍莫如退之，全面论孟诗及其人，
无过《荐士》，诗长不抄，录《答孟郊》：

规模背时利，文字觑天巧。人皆余酒肉，子独不得饱。
才春思已乱，始秋悲又搅。朝餐动及午，夜讽恒至卯。名
声暂膻腥，肠肚镇煎爨。古心虽自鞭，世路终难拗。弱拒
喜张臂，猛拿闲缩爪。见倒谁肯扶？从嗔我须咬。

检退之于东野，多称字而不名，唯有两首诗称名——《长安交游者一首赠孟郊》及《答孟郊》，注家疑诗无答意。我以为此是深知东野之人与诗后作。殆如誓言，故如此郑重。

后四句，注多未尽诗意。如赵翼曰：“四语竟写挥拳相打矣，未免太俗。”（《瓠北诗话》卷三）瓠北不解韩诗，亦不知韩孟交谊之深厚，无足怪。按诗意，“弱拒”二句是说，世人喜软熟，故张臂迎之。“猛拿”是说性倔强者，则闲且袖手，不一援助。“见倒”二句，韩公自许。人欺东野纯正善良，必挤排去之，退之自言必扶持东野，众人嗔恨，我臂力尽，用口咬亦得。此如后世郑燮自刻一印曰：“徐青藤门下走狗”，又如英国赫胥黎自称“达尔文咬犬”之类。唐代社会及文学家似乎和明清文人很不同。

建业的书第一章讲东野的精神世界，很得要领，其余各章，精彩的意见不时涌现，是东野千载下的知己。此聊为读后感耳，“序”云乎哉！

曹慕樊

一九九二年岁杪

引言

中唐诗坛上影响最大的诗派是韩孟诗派和元白诗派。清人赵翼在《瓠北诗话》卷四中说：“中唐诗以韩、孟、元、白为最。韩、孟尚奇警，务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¹作为韩孟诗派奠基人的孟郊，在中唐诗坛上无疑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遗憾的是，解放以来，这位不容忽视的诗人恰恰在某种程度上被人们无视了：虽然这几十年较权威的文学史都慷慨地给孟郊留有专节，既承认他是中唐一位“优秀的诗人”²，也肯定“孟郊诗在文学史上影响是不小的”³，但关于孟郊的研究论文竟然寥寥无几。这种局面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孟郊的诗论及其创作不像白居易那样极端地强调诗歌的功利目的，因而在以前片面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年代就难以为人们所注重。研究者对元白诗派尤其是白居易的过分热情，造成了对孟郊也包括韩孟诗派的相对冷淡。这种现象与近现代的孟诗研究正好形成了一种有趣的对比：1949年以前不少学者纷

1. 赵翼：《瓠北诗话》，《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173页。

2.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471页。

3. 游国恩等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163页。